

銀幕短打

文本的貧困

2012年是本地電視台風起雲湧的一年，多了三個免費電視台，有人替一向弱勢的亞視擔憂，而其中一個新台高調控角，還公開宣布會實行對高質劇本的獎賞制度，在影視界待遇一向偏低的編劇似乎立時行情看漲。

前年港產「編劇電影」《人間喜劇》中，編劇出身的導演陳慶嘉通過杜汶澤及李力持鋪陳了一段編劇「辛酸經歷」。劇情講述片中的導演(李力持)要拍一部殺手電影，找來三、四名編劇作「大腦震盪」，又請來兩名「真正的殺手」現身說法。小編劇(王祖藍)戰戰兢兢說了點

子(主要來自杜汶澤的幫助)，半帶保留，對方才答應跟他簽約。套用片的對白，如果導演是「神」的話，編劇的地位便只是被吸食腦汁的「創作工具」而已。

編劇的地位低下，其實與業界對文本和藝術的尊重息息相關。新電視台的「求才若渴」，是製作上要生產足夠填滿廣播時段的節目，而衡量優劣，決定獎賞的標準，始終是收看率。這在電影中由始至終以票房定生死的所謂市場導向同出一轍。市場導向在資本主義社會無可厚非，但我們的市場從來是單一的，換言之，小眾市場、藝術市場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。(因而也沒有足夠的資源投入以發展。)而決定藝術標準的口碑(包括評論、獎項(電影便是金

像獎、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)等，到最後都要量化，或者僅被視為錦上添花。

其實不要說華語劇集或影片，即使荷里活，也早有文本貧困的現象出現。愈來愈多重拍片及文學改編便是明證。不少看過馬田史高西斯新作《雨果的巴黎奇幻歷險》的觀眾都同意，如果影片不是3D可能更好看。愈來愈偏重立體特效和動作場面的趨勢，其中一個結果便是敘事可以愈來愈不重要。弱敘事和強特效是雞與雞蛋的問題。

《逆戰》可以由頭打到尾，兄弟情的刻畫減到最低，深度欠奉在製作人眼中，大抵是優點而非缺點。可以預見這種誤區會愈來愈大，而編劇在其中是那麼無能為力……

文：朗天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《單身期限》 泰式《馴悍記》

我總是有個疑問，是因為混血的原因嗎？泰國總是有那麼多俊男美女。而這些俊男美女在影視作品裡，亦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，使泰國這兩年在海外市場走勢愈發凌厲。

最近一套《單身期限》，走的是近年泰國最主要的都市愛情劇路線，卻頗有一股與眾不同的味道。

以前的泰國，家族情仇、爭產是一個主要的題材——近年的港劇，忽然也變成大家爭鬥、爭產爭權的題材——拍攝方法與戲劇節奏，都頗有十幾年前的港劇的味道。然而近來的泰國發展迅速，即使我很喜歡的去年的作品《驕傲的火焰》，仍不免有點老土的感覺，來到這齣《單身期限》，卻變得都市的感覺更濃厚了。

《單身期限》抹去了一些偶像劇的造作，像《驕傲的火焰》裡那些俊男美女大特寫定鏡，在這裡幾乎看不到，或是合理地處理，使劇集變得爽快起來。故事描述廣告公司創意總監Fah是個拚搏的職業女性，然而她的妹妹卻一心想與男友成家立室，偏偏媽媽規定，姊姊尚未出嫁，妹妹也不得結婚。

為了讓妹妹順利出閣，Fah的媽媽在生日宴上詛稱自己患上絕症，希望Fah能夠在兩個月內結婚，以完成自己的遺願。

為了讓媽媽無牽掛地離開，Fah開始尋找理想的伴侶，其中一個目標便是第一次見面便幾乎讓她搞砸了公司年度大Show的新人Din。然而Fah卻不知道，Din本身是個攝影師，更擁有一間婚紗公司。Din對Fah一見鍾情，然而在感情上曾經受創的他，為了確保Fah並不是嫌貧愛富，而隱瞞身份進入Fah的公司當見習生。只是Fah與Din雖然在Fah的媽媽面前假扮一對情侶，二人剛烈的性格卻也引燃不少火花。

在莎士比亞的《馴悍記》中，追求者眾的妹妹因姊姊尚未出嫁而無法結婚，於是一眾追求者遂挑選「勇者」與姊姊結婚，於是我們看着潑辣的姊姊怎樣在更強悍的男性面前被磨滅了個性，成為一個溫柔的女士。故事當中固然有不少令觀眾開懷大笑的情節，卻也是兩性之間的一個角力。幸好Din並不需要Fah磨掉她的自我與本性，然而這對「情侶」互不相讓的鬥嘴與含蓄的關懷，卻也讓人看得開心。

影片也有濃烈的都市味道。電視劇發展的步伐大約要比電影慢上一點，泰國都市電影早已成行成市，曾經在香港上映過

的《下一站，說愛你》、《小情人》、《鬼書友》等，都不同程度地呈現出泰國都市發展的蓬勃，然而電視劇裡，即使拍的是都市，仍帶有十分老土的味道，倒是這齣泰版《馴悍記》的《單身期限》，予人一種清爽的都市愛情感覺，即使片中仍脫不去泰劇那種忠奸分明、好人與壞人一開便誓不兩立的陳設，整體仍是十分具可看性的。

新碟上架

文：任道遙

《潛逃時空》Blu-ray

Andrew Niccol不時會給觀眾一些驚喜，他最初期的幾部作品，包括《變種異煞》、《真人Show》和《虛擬索女郎》，都有一個很新鮮的科幻概念，難得的是從來不與生活脫軌。所謂「科幻」，不會只流於打造一個充滿奇形怪狀建築物，或高科技工具的世界，而是真真正正讓人思考社會的本質。

《潛逃時空》也一樣，概念極具原創性，講述未來世界將會以「時間」作為貨幣，人類到了25歲後便會停止老化，每人只會獲分配多一年的壽命，你想活得更久嗎？那便要努力工作賺取更多「時間」。要買東西嗎？也要以時間——也就是壽命——去交易。換句話說，富裕的人會有很長的壽命，而窮人就不斷工作，以延長自己的壽命。更有趣的地方是，那些時間是可以互相傳輸的，只要作一個特定的握手姿勢，你便可以將部分或所有時間傳送給別人；然而，這也導致了時間搶奪，社會上就要靠「時間警察」去維持治安和秩序了。

故事概念新鮮的地方，在於其反映了現今資本主義社會呈現的問題，人們每天為了生存而不斷工作，社會一樣有通脹、企業霸權等問題出現，窮人亦會因不夠「時間」而死亡。《潛逃時空》就是以這個更有趣的觀念，去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，真真正正「時間就是金錢」。

不過，《潛逃時空》雖然有不錯的概念，但整體卻表達得不够理想，影片開首的鋪排其實是不錯的，可惜到了中後段便落入荷里活公式，只是不斷的追逐追逐，但主題卻未有進一步的發展，否則效果定必更加理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潛逃時空》的攝影相當出色，攝影師Roger Deakins與高安兄弟一直合作無間，這次他一樣交出了大師級的水準，儘管影片沒有甚麼典型科幻電影的獨特建築，卻依然能打造出一個與別不同的世界。

影碟在畫面、音效的呈現上也大致能重現應有的效果，表現不錯。特別收錄方面，只有刪剪片段和製作特輯《The Minutes》，刪剪片段不算吸引，大多都真的是可有可無的片段，難怪被刪！至於《The Minutes》看似是一眾演員的訪談片段，但其實是以仿紀錄片的形式，探討「永生」這個電影也都涉獵的題材，值得大家一看及深思。

獨立華語電影「大串聯」

■華人民間電影聯盟座談會現場 攝：梁小島



去年底拉開序幕的香港獨立電影節，從上週開始陸續進入第二階段的展映和講座活動。論聲勢和規模，都無法與月底的香港國際電影節相提並論。而今年「獨立電影節」的主辦機構「影意志」更面臨嚴峻考驗：香港藝術發展局拒絕了對該團體2011-12年度發展的資助撥款。

且不論政府在政策考量上的缺誤與失衡，作為成立於1997年、一直致力於為本土電影製作提供海外發行和上映渠道的民間平台，對影展自身功能的轉型思考是他們的當務之急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今屆香港獨立電影節的轉型意圖已經非常明顯：從首個單元影展：以紀錄各種「抗爭」題材的日本導演「小川紳介回顧展」開始，來自台灣、澳門、內地及香港的紀錄片和故事片，集中在各地的民間訴求、個人的執守以及對歷史大事件的再次言說中，讓觀者感到這次獨立影展對自身重新定位所做的嘗試，而對來自內地和台灣近年活躍的獨立紀錄片導演的關注度更勝以往。

華語獨立電影的新血

「50後」內地導演、與陳凱歌、田壯壯等同屆的彭小蓮，再次帶來當年受小川紳介邀請完成的小川遺作《滿山紅柿》。這位常年在主流電影體制內與外遊走的電影創作者，深深感動於小川先生對拍攝者及國土家園的熱愛，以及對人文理想主義的堅持。她的體制內作品「上海三部曲」——《上海紀事》、《美麗上海》及《上海倫巴》，講述上海從解放後以來的歷史轉變，為她贏得了體制內的認同，但這並沒有取代她對個體創作精神的堅持及平衡。「我一直覺得自己不適合在體制內做事，但我拍過的12部故事片，從來沒有被剪或改過，並且還拿過內地各種重要的電影獎項。我的做法是，將左、中、右的觀點都呈現出來，把政治事件放幕後，把人性的東西凸顯出來。總之，需要保持一顆良心，就好像在鋼絲上走路。」她說。

如果說，彭導演所代表的時期，代表着獨立電影發展之初所處的社會轉型，那麼本屆電影節的另外兩位年輕導演鄭闊和張贊波，更多的表現出對影像創作的自信和坦然。鄭闊的第二部紀錄片《暖冬》(2011)產生於他在拍攝自己首部紀錄片《798站》的過程中。這部關注北京藝術家聚集區遭到土地發展商強拆的作品，難能可貴的呈現出事件中的多方視角，因而避免影片陷入立場對立的單一劃分，也並沒有因藝術家的相對弱勢而忽略他們的慾望和做作。相對鄭闊擁有內地某報館的記者證，從影評人身份轉變為紀錄片導演的張贊波，更接近「自由職業」身份。《有一種靜叫莊嚴》紀錄了他在北京工作和交際應酬的經歷，既有對利益輸送和交易的直觀表現，也不隱含主人公對所依附制度的膽怯。「我一度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，沒有單位，沒有頭銜，如何向拍攝對象介紹自己？但後來隨著經歷的增長，我開始享受

■《有一種靜叫莊嚴》



■《廣場》 江偉華



■《暖冬》 鄭闊



■《有一種靜叫莊嚴》 張贊波

這種隨意，並希望作為實踐者去化解對沒有身份人的誤解。」

由台灣2010年南方影展選送的獲獎紀錄片《牽阮的手》、《廣場》，故事片《寶島漫波》等，再次給香港做了一個極好的示範：在兩地共同擁有的言論自由的空間下，學者般嚴謹的資料收集、敏銳的觸覺和耐得住寂寞的性子，才是真正提高獨立電影質素的關鍵。

打破「小黑匣」

內地電影文化學者馬然，曾在一次網絡對話中談到華語地區日漸熱鬧的「影展文化」，她認為「影展」的興起與當地累積的民間電影力量有直接關係，但她也不忘提醒策展人「民間電影平台儘管能為獨立影像創作者提供平台，但他們也容易形成一個自我循環的小黑匣子」。而克服「小黑匣」局面的，需要「對新人的更大膽選拔，擴展獨立電影的流通領域，令其更具有公共性」。本屆「香港獨立電影節」上正式啟動的「華人民間電影聯盟」計劃正是在這方面作出的一個嘗試。

此次電影節策展人之一、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，請來該計劃的幾位主腦：來自重慶的獨立導演應亮、台灣「南方影展」創辦人之一賴育章以及深圳「圓筒」營運人馮宇來港分享。三人進入影展的緣起各自不同，正好看成對獨立電影「小黑匣」的突破途徑：賴育章是從學生影迷開始成長，馮宇則通過與香港導演張頌合作，在深打進「影像紀錄雙城誌」的空間，促進城市間、影院和非影院之間的作品交流。而多次參與國際影展的應亮導演策劃的「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」更直接挪用了「鹿特丹電影節」的創投計劃。「我們鼓勵觀眾從他們熟悉的獨立導演中選出3位，每人拍攝一條10分鐘短片，並在微博上滾動播出，觀眾可以通過捐款方式成為聯合製片人。」

「華人民間電影聯盟」的出現是異常迅速和靈活的，這體現了不同於官方影展的靈活優勢。至於不同地區影像團體的「大串聯」後，聲音的多元化、市場定位的清晰化和組織化，都令我們所期待，而香港獨立電影的民間資源和活動能力，都是讓其走向穩定成熟發展有利條件。